

纪念



摆摆榴红的老龙门阵

谭楷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成都创办了一本虎虎有生气的《青年作家》，被誉为中国文学期刊中的“四小名旦”，主持编务的就是副主编榴红。一位清瘦，戴着黑边眼镜，说话幽默风趣的中年人。若换上一袭长衫，颇似柔石，有一种30年代进步文人的气息。

河手书“追思榴红先生”六个大字，一边喝茶，一边摆起了有关榴红的老龙门阵。流沙河曾说：“榴红写小说是天才。”高缨也曾写一首诗评介榴红：“说了几十年故事/自己流泪/叫别人笑个捧腹/爱用骨头思考/车轮碾下的皱纹里/便长出好些荆棘/刺破撒谎的云”。

有舜，众购羊农户以拮据决定羊的归属，樊阿炳本来拈的是99号好羊，硬被村干部要了手脚，换成66号舜羊。泼辣的樊妻对那一头不下奶的老羊的数落简直令人叫绝。此作至今读来仍很有新鲜感，老友们都惊叹：榴红对农村生活的“写真”，真是毫发毕现，功力深厚。

桥提着吐白泡的鳙鱼踏上归途。周月华回忆说：榴红的善良、富有同情心是随处可见的。有一回在路边小店吃面，他顺便问了一句为他擦皮鞋的少年吃饭没有，少年说没吃，他立即为少年买了一碗面。榴红还出资500元让小保姆去学电脑，结果花了钱没学成，他也丝毫不责怪小保姆。



崔如琢作品 第318期

我在登天之难的蜀道穿行 朝着生活升平的方向 盼望似高山削壁千仞 心情的江水汹涌奔流

土地与生长 明月峡波涛汹涌夹岸高山，是难以逾越的天堑，但它又是一条线，连接了从古到今多少缠绵悱恻悲欢离合的故事，秦巴文化与巴蜀文化的融合，以及中国历史金戈铁马平仄起伏的进程与朝代更迭势不可挡的走向。

那时刘邦屈居汉王，派萧何维修栈道，川北一带数十万石军粮和无数壮丁由此出川……韬光养晦的刘邦终成霸业。史实远去，影像已老。但《史记》亦有“栈道千里通于蜀汉”之记载。

那条道路错落分布于其上，俨然中国绝无仅有的天然交通“博物馆”。道路发展的活化石。而迄今为止中国开凿时间最早、形制结构最科学、遗存孔眼数量最多、保存最完好、最具古栈道风貌的明月峡古栈道，更成了人们怀古思幽的景致。

印象



安徒生博物馆的雕塑

永远的安徒生

宗玉萍

我一直清晰地记得13岁的那年冬天。那是一个周日下午，我和发小肩并肩坐在她家东窗下，静静地读着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。那是几页红线条的稿纸，蓝色的钢笔字迹有点歪歪扭扭地抄写着这个既寒冷又悲伤的故事。记得当时，窗外细雪无声，风住枯枝静，寒意肆无忌惮地在这间瓦屋外攻城掠地，明亮的窗前，冰冷的木头书桌上，我用冻得有点僵硬的手指轻轻地翻动着稿纸，发小习惯性地抿着嘴，微微地斜着马尾辫，眼睛半刻不离那蓝色字体。